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綠染芭蕉，紅催芍藥

彭根成

推開老宅的木門，一眼便望見庭中那幾叢健碩的芭蕉，新抽出的葉片，綠得彷彿能掐出水來。葉片上綴滿晶亮的水珠，正反射著太陽照耀的光芒。

母親栽種的芍藥就倚在芭蕉叢邊。花朵正爭奇鬥艷般地綻放著，紅艷艷的花瓣，層層疊疊，像是被春風揉皺的霞帔。有的枝頭上還裹著青萼的花苞，倒像是睡在襁褓中的嬰兒，一旦醒來便是滿臉燦爛的笑容。母親曾說：「芭蕉聽雨，芍藥候人。」那時我尚不解其意，只笑她總愛給草木編排各種故事。

老宅的芭蕉是外祖父留下的。每逢雨季，雨珠敲打闊葉的響聲便填滿整座庭院。母親總在此時搬出籐椅，教我辨認雨聲的韻律：「你聽，急雨是琵琶曲，細雨是洞簫調。」她說話時指尖拂過葉脈，上面的露水便蜿蜒著爬上她泛白的袖口，洩出一小片更深的青綠。

最難忘那個梅雨季節。我高考失利，躲在房間裡撕碎了課本，紙屑雪片般飛出窗櫺。母親不發一言，冒雨在芭蕉樹下撿拾殘頁。我透過朦朧淚眼望去，只見她佝僂的背影與芭蕉葉重疊，像一株倔強生長的草木。母親把我撕碎的課本

重新粘好，裝訂成冊，扉頁題著：「蕉葉千重綠，人生路萬條。」

那芍藥卻是母親親手栽下的。那年，母親被確診為不治之症後，執意要在芭蕉旁邊種下十株胭脂芍藥。母親蹲在泥地裡，翻土施肥，指甲縫嵌滿褐色的泥土，而且謝絕了大家要插手幫忙的好意。第二年花開的時候，十多年未見的小姨突然登門。這對因祖產反目的姐妹，竟在芍藥叢前相擁而泣。花瓣上沾著的晨露落在她們發間，像熄滅多年的灶火又重新燃燒起來。後來我才得知，母親與小姨的閨名，正取自「綠芭蕉」「紅芍藥」。也許，這就是母親要栽種芍藥的原意吧。

前些日子去鄉下辦事，我又一次回到老宅。院內芭蕉正綠，芍藥正紅。空中還飄著小雨，我躲在屋簷下看雨打芭蕉。忽見一女孩踮腳在摘芍藥花，粉裙掃過濕漉漉的葉片，驚飛了兩隻正在採食花粉的蜂蝶。這場景瞬間喚醒了我的記憶，那年母親也是這樣提著裙角，在雨中整理被狂風吹亂的花枝。我不知道這草木榮枯間是否寫著人世的輪迴。

雨歇時，我想起了這樣的詞句：「綠染芭蕉，紅催芍藥，紛紛盡斗鮮妍。」這是清代女詞人錢鳳綸的句子，此刻讀來，倒像是為這座庭院量身定制的註腳。暮色中，芭蕉愈翠，芍藥愈艷，彷彿要用盡全部氣力，留住這綠肥紅瘦的大好時光。

林中小霸王

王貴宏

蜜狗子的學名叫黃喉貂，因愛掏野蜂巢吃蜂蜜，所以得此俗名。其實它長得一點也不像狗，整個身體呈圓筒形，頭尖耳小，四肢較短。頭背面、側面、頸背、四肢、尾巴均為棕黑色。只有下頷到嘴角略帶白色，喉部桔黃色，故得學名黃喉貂。

它名字雖然帶個貂字，又和水貂、紫貂是「本家親戚」，同屬鼬科，但習性卻迥然不同。蜜狗子嗜蜜如命，它最愛掏野蜂巢吃蜂蜜，毛厚不怕蟲，像狗一樣執著，所以林區人叫它「蜜狗」，反而忘了它其實是貂。稱為貂，皮毛卻不是皮草料，它的毛短而硬，保暖性和美觀度遠不如紫貂、水貂，所以沒人拿它做貂皮，因此躲過了大量捕殺。

過去，開發林區時，有人設鐵夾將它捉住養著玩，由於不識其性，像逗小狗那樣摸它，卻不料會被它冷不防用尖牙狠咬一口。它表面像黃鼠狼一樣，看著萌，實則凶。它體型像小狐狸，胸前戴個黃「圍脖」（黃喉），看著機靈可愛，其實是純粹的肉肉猛獸，且戰鬥力極強，堪稱林中「小霸王」。

它嗅覺極其靈敏，在林中覓食，能順著野蜂飛行的路線或蜂蟻味找到樹洞或石縫裡的野蜂巢。然後肆無忌憚地展開強攻，直接上牙啃樹皮或扒開石縫，不躲不閃。蜂群炸窩圍攻時，它根本不理，埋頭硬拆，而且動作極快，被蜇幾下也完全不在乎。扒開蜂巢後，連蜂蛹、幼蟲帶蜂蜜一鍋端，大塊朵頭後，弄得滿嘴滿臉都是蜂蜜和蜂蠟，「蜜狗子」的外號名副其實。

野蜂巢或放蜂人的蜂箱一旦被它發現，均會遭到嚴重破壞，掏過的蜂巢往往只剩空殼。在山林裡，它是野蜂的頭號天敵，它金黃的皮毛飛快地在樹上閃動，一旦發現目標，用利爪扒開蜂巢時，會先用尾毛掃拭面部，濃密的毛髮能抵擋蜂群攻擊。當蜂蜜流淌到樹皮上時，它伸出帶倒刺的舌頭，像刷子般刮舔每一滴蜜漿。

除毀蜂巢吃蜜外，蜜狗子還是山林中的狡猾獵手。它獵殺松鼠時十分凶悍，先潛伏在有松鼠巢的樹冠層逆風處，待松鼠靠近三米內突然飛快躍起，精準咬住其後頸。它經常悄悄無聲息地藏匿在隱蔽處，捕捉榛雞和山兔等。蜜狗的天敵主要是猓狗、金雕和黑熊。遇到它們，蜜狗會立刻啟動保命措施：上樹。蜜狗是攀爬高手，像猴子一樣靈活，能在短時間內飛快地竄到樹頂，並能借助相連的枝樑在樹上逃竄。猓狗身大體重，自然望「狗」興歎。如果附近無樹可上，沒河可鑽，而對手又窮追不捨，硬剛又不敵，它就會釋放肛腺臭液，趁對手被熏懵時溜走。

襄陽硬菜——纏蹄

劉美

暮春的襄陽，漢江溫潤水汽漫過古城青磚黛瓦，街巷深處，一縷醇厚肉香悠悠漫開，循著香氣，我找到了襄陽席面上公認的老牌硬菜——纏蹄。這道扎根襄陽本土的傳統風味，憑著古法匠心、醇厚口感，代代流傳。藏著一座古城的飲食底蘊，也成了我襄陽之行最難忘的舌尖回味。

在老城巷弄的老字號小館裡，我第一次正式邂逅纏蹄。一盤切得厚薄均勻的纏蹄整齊擺盤，外皮醬紅油亮、通透軟糯，內裡筋肉交錯，肥瘦紋理層次分明，不刻意修飾，滿是市井質樸的質感。

夾一片入口，豬皮彈潤膠糯，瘦肉緊實醇香，筋膜柔韌耐嚼，油脂融于肌理之間，香而不膩。

淡淡的幽香混合天然香料的清潤，鹹香綿長，佐一碟姜絲陳醋，解膩提鮮，一口下去，便能品出老襄陽做菜的沉穩與講究。

硬菜纏蹄的尋常模樣之下，是極為繁瑣考究的古法製作工序。襄陽纏蹄選材十分嚴苛，必選新鮮豬前腿整只蹄膀。

保留完整無損豬皮，剔除骨頭卻不破外皮，這是纏蹄成型的根本。將純肉切成長條肉塊，輔以精鹽、白糖、高度白酒，搭配八角、桂皮、花椒、香葉等天然香料，反覆揉搓按摩，充分醃製入味。白酒既能去腥殺菌，

又能收緊肉質，讓風味層層滲透，醃製時長充足，才能保證內裡肉香飽滿。

醃好的肉塊，一點點回填進完整豬皮之中，填充緊實，排盡內部空氣，再以柔軟清香的龍鬚草繩一圈圈緊密纏裹，力道均勻，纏得越緊實，成品越緊致成型，切片不散。捆紮完成後，懸掛陰涼通風處自然風乾，脫去多餘水分。

龍鬚草天然驅蟲增香，收緊肉質肌理，之後下入陳年秘製老鹵，文火慢燉數個時辰，讓幽香、料酒、肉香融為一體。自然放涼卻定型，方可切片上桌，一道道道襄陽纏蹄才算完工。

纏蹄不只是一道佐酒下飯的家常菜，更是襄陽流傳百年的民俗符號。其製作技藝源自明清，古時缺乏冷藏儲存條件，當地百姓摸索出醃製、捆纏、風乾、鹵制的儲肉方法，慢慢演化成特色美食。千百年來，在襄陽人的心目中，早已形成「無纏蹄不成席」的民間風俗。

襄陽人逢年過節、婚嫁喜宴、親友相聚，宴席冷盤首位必定是纏蹄，是待客最高禮遇。纏蹄寓意吉祥，纏住福氣、纏繞團圓，寄托著當地人對闔家美滿、日子安穩的美好期許。每到臘月寒冬，城鄉家家戶戶都會自製纏蹄，屋簷下一串串色澤紅亮的纏蹄隨風輕晃，是襄陽冬日最具煙火氣的年景。一輩傳一輩，手工手藝不曾簡化，鄉土味道從未改變，纏蹄就這樣牢牢扎根在襄陽人的生活裡。

襄陽纏蹄，沉靜又厚重。它沒有網紅美食的花哨，只用樸素食材、古法工藝、時間沉澱，熬出獨屬於襄陽的醇厚本味。每一寸肌理裡，藏著民間廚人的用心，藏著一方水土的飲食智慧，更藏著古城代代相傳的煙火溫情。

一座古城，一味硬菜。纏蹄藏于市井巷陌，浸潤襄風古韻，一口醇香入喉，便是懂懂襄陽煙火的最好方式。這場襄陽尋味之旅，因這道古法纏蹄而愈發圓滿，唇齒留香之間，這縷襄城老味，已然深深記在心底。



中國親歷檢察官之子，講述東京審判幕後故事！

「在美國找到大量照片」

「歷史是抹殺、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硬要捲土重來，那麼它必將被再次押上歷史的審判台。」1983年，91歲的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回望歷史，留下這則警語。今年5月3日，外交部發言人就東京審判開庭80週年答記者問時也表示：「任何人、任何勢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圖為侵略翻案，必將遭到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們的堅決抵制，必將被再次押上歷史的審判台。」

80年前在日本東京開庭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又稱「東京審判」），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審判，開創了國際司法先例。向哲濬參與了庭審全程，帶領中國檢察官團隊搜集日本戰犯罪證，在法庭上有力舉證，為捍衛國際公平正義貢獻了中國力量。

如今，向哲濬最小的孩子向隆萬已經85歲。曾是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的他，退休後大力搜集東京審判原始資料檔案，親身推動了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的建立。如今，這裡已是國內外學界公認的研究高地。

今年4月25日，南都N視頻記者在上海交通大學見到了向隆萬。他白髮蒼然，總是神采奕奕，笑容和煦。持續兩天的學術研討會，他全程在場傾聽。4月29日，還應邀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加中外交流活動，講述父輩經歷。4月30日，他又趕赴浙江，見證了中文完整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的面世。

「現在國內關於東京審判的研究，越來越有進展了。」站在80週年的節點上，向隆萬說：「希望人們牢記歷史教訓，為制止侵略和維護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

八十載的回望

對於1946年5月3日開庭的東京審判，向隆萬自身僅有模糊的認知和片段式的記憶。

「80年前，我是一個剛上小學的小孩。」他回憶道，「我記得去過兩次機場。第一次是到江灣機場送父親去東京。飛機很小，我好奇地進機艙看看，機艙內壁粘貼著綠色帆布，靠壁兩條長凳坐人。第二次是到龍華機場接父親回上海。這次父親坐的飛機大多了，母親周芳帶姐姐隆本和我，在飛機前拍了一張照片。」

向隆萬告訴南都記者，過去很多年裡，國內對東京審判鮮有研究，自己沒有足夠的意識，向父親詢問這段往事，而父親也沒有主動談起過當年的庭審見聞。1987年8月31日，父親向哲濬逝於上海，享年95歲。關於那場世紀審判，幾乎沒有留下文字回憶。

時間來到新世紀初，國內外學術界和媒體對東京審判的關注漸多，陸續有採訪者登門，希望瞭解東京審判的過程以及中國檢察官



團隊的作為。這讓向隆萬愈發意識到，父親曾經參與的，是一場影響戰後世界格局的世紀大審判。他的親身經歷若無人整理記述，以致湮沒無考，實在可惜。

事實上，東京審判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參與國家最多、開庭時間最長的審判，用法律途徑對發動侵略戰爭的元兇進行清算，與稍早前的德國紐倫堡審判共同開創了國際司法先例。當時，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之一，曾派出以梅汝璈為法官、向哲濬為檢察官的中方團隊，前後參加工作者凡17人。其中，湖南寧鄉籍、從美國耶魯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深造歸來的向哲濬，完整參與了庭審全程。

東京審判結束後，向哲濬拒絕了國民政府承諾的高官厚祿，選擇進入大學任教，全家人在上海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

向隆萬從小隨父母在上海生活，196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系，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學工作，後來調入上海交大數學系擔任教授。用他的話說，「我做了40年數學教師，深知若教學生5分，教師至少要有10分以上的儲備。」

從2003年起，向隆萬開始利用退休後的空餘時間搜集、整理關於東京審判的資料和線索，深感國內基礎文獻的嚴重缺失。於是，2006年起，他和夫人蔣馥多次自費前往美、日、澳等國家的圖書館、檔案館和戰爭紀念館搜集原始檔案，以瞭解更多東京審判的真實細節。

親赴海外鉤沉

東京審判的很多第一手資料，都保存在美國。

向隆萬清楚記得，2007年8月13日，他和蔣馥為尋找二戰前後的檔案，來到位於馬里蘭州的美國國家檔案館新館，竟在那裡找到了七大盒、數以千計有關東京審判的照片，還有大量當年拍攝的紀錄片，其中就包括自己的父親在1946年5月14日庭審中的發言。

當時，被告律師喬治·山岡辯稱，中日宣

戰是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之後，那之前，中日之間「不存在戰爭狀態，自然也沒有法律意義上的戰爭罪可審判」。如果這一謬論成立，日本1931年製造九一八事變後侵略中國東北、1937年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後鐵蹄踏向全國的罪行，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暴行，都將逃脫審理，豈能容忍！向哲濬在他的發言中慷慨陳詞：

「……日本向全中國出兵，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士兵，還有兒童、婦女和無助的平民——非戰鬥人員。我認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麼是戰爭？還有什麼是戰爭？」

透過這段影像，向隆萬第一次見到了父親當年參與東京審判時淡定從容、大義凜凜的模樣，與平日他所熟悉的那位慈祥的老人、儒雅的文人，大相逕庭，不禁熱淚盈眶。他也深刻地體會到，國際法庭何以被稱作「沒有硝煙的戰場」，那極度緊張的情勢、唇槍舌劍的交鋒，若非親眼得見，實難想像。

那次美國之行，向隆萬、蔣馥夫婦穿梭於紐約、華盛頓兩地，以複印、翻拍等方式帶回了大量有價值的史料，包括向哲濬檢察官在庭審現場10次講話的英文記錄、末代皇帝溥儀和南京大屠殺的出庭證人所作的證詞等。兩年後的2009年，向隆萬夫婦再次踏出國門，赴日本參觀考察。

在東京的一次小型座談會上，向隆萬曾遇到一名特殊的來客——京都產業大學教授、日本外務省前高官東鄉和彥。其祖父東鄉茂德曾官至日本外務大臣，是東京審判28名被告之一，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後在獄中病故。但這一點並未阻礙東鄉和彥在日本戰後年代繼續出任外交官，甚至在甲級戰犯後裔中，類似情況一再出現。不過，東鄉和彥對於日本的侵略罪行深有反思，他曾公開呼籲日本政府高層不要參拜靖國神社，撰寫了多部重新探討歷史認識問題的著作。

於是，一位中國檢察官之子 and 一名受審日本戰犯之孫，就這樣在東京審判的「故地」相遇，並通過翻譯完成了一次對談。

向隆萬說，日本之旅讓他瞭解到當地民眾及學者對二戰歷史和東京審判的認知情況。應該注意到，日本國內也存在著反思和譴責日本侵略罪行、希望中日友好的聲音。

推動國內研究

根據從海外尋訪搜集到的英文資料，結合東京審判時期的媒體報道、母親周芳的記述等，向隆萬輯成《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一書，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

書中收錄了許多國內首見的歷史檔案，很快引起社會關注。更令向隆萬意想不到的

是，此書也得到了國家層面的重視。隨後，教育部選定於上海交大創建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以此為平台搜集整理更多相關文獻、開展理論研究，從而接續歷史、汲取教訓、守衛正義、維護和平。

2011年5月3日，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成為全球第一家專門從事東京審判研究、文獻整理和編譯的學術研究機構。

這一天恰逢東京審判開庭65週年紀念日。向隆萬在成立大會上表示，衷心希望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成為多學科的學術中心、開放性的研究平台和國際化的研究基地。

隨著東京審判開庭80週年的到來，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也迎來15週年。南都記者瞭解到，這些年裡，國內對於東京審判歷史文檔的發掘已有顯著推進，研究成果豐碩，該中心也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東京審判研究高地，並於2017年拓展為上海交大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

向隆萬回顧：「我們整理出版了包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據文獻集成》《國際檢察局訊問記錄》《中國對日戰犯審判檔案集成》及其索引、附錄等300多卷基礎文獻，完成多項國家、教育部及上海市重大研究課題。」

身為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自建立以來的名譽主任，向隆萬本人參與編輯了《東京審判文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英文版和中文全譯本，編著了檔案資料《向哲濬東京審判函及法庭陳述》，還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和普及讀物。2013年，他與青年學者趙玉蕙一起，首次在上海交大開設了關於東京審判的通識教育課程，並持續關注和思考如何將東京審判融入國民教育體系。

向隆萬談道，東京審判期間，以及東京審判結束之時，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輿論，對東京審判是「一面倒地肯定」。日本《朝日新聞》派往法庭的記者團曾編著8卷本《東京審判》報道，首卷的《前言》即寫道：「東京審判是對我們過去罪過的鞭撻。審判必然會帶來痛苦，這個痛苦不堪正視。但不正視過去，如何才能再生？」遺憾的是，多年之後，否定東京審判定論、為軍國主義招魂的做法，在日本重新顯化。

如今，親歷東京審判的中國工作者均已告別人世，但在向隆萬看來，東京審判的故事還未終結。

他說：「世界正面臨百年變局，戰爭陰雲遠未消除，中日關係又經嚴峻考驗。希望人們牢記歷史教訓，為制止侵略和維護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